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王臨川集

(十)

王安石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411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二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臨川集

(十)

王安石著

國立編譯館叢書

010411

臨川先生文集

卷九十四

墓誌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尙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願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繙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

14887

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中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尙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洵。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恩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尙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尙書虞部員外郎。考墓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闔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執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塞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翹。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願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鼓。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闕。爲大理寺丞。次闕。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

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猗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誌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開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突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擾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

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鑄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既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頴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環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廢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強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鄆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鎮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於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越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尚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

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尙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尙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尙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騎。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徵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卷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

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大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教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糴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驟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雖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贈尙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衰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調詒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瘞之何也即奏除之在吉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願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秦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尙書屯田郎中卒於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諱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尙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尙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儻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秦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諱故

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尙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尙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糺劾。莫敢校。及筭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尙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尙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尙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

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於是公贈官至尙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惟博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瀟灑。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筮高原日永寧。

尙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秦州司理。調秦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妄。窮而徒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邀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斂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旣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

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撮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慙。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深。深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旣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尙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旣亡。皆哀焉。合葬于

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臯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淥遂留家海浦。子紳孫詔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資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聊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

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澧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瘞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卷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墓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灌。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沂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誦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慍。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卽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勅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遷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賊坐。卽緝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塋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尙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安其禰祖。執強而勝。執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巋巋之節。因時乃發。曰黜子咎。匪仇子過。避善不名。亦不限聞。真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子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閭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賫。哀。舜元爲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尙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尙幼。銘曰。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社。

馬漢臣墓誌銘

合泥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舉。爲江東撥發。真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

相語以娶私修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子。子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子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子四年。子兄弟視之。漢臣視子。則師弟子如也。嘗助子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子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子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尙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子。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紳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修不苟。□□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尙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

禮部尚書諱濤之孫。秦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伎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揭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仁。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第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

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者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秦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

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騫。方□于天。既鑿以歸。既限于泉。有高其後。有□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塢。爲揚秦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閣門祇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浚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卽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昧事。而君獨不買船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瘵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

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洧澗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畢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感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秦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始葬秦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秦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於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既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會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

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穉穉秩穆穆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踰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撮其語爲銘曰

晁望穎川衡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藉屯出宋而顯迺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俚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墜政易君仕初從容調師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滌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應手卽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勅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衍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緇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歲獨五萬奏自君可恨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妾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篡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棊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僂。扶攜飽去。又遣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權陽河。避羅利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驢呼。無有稚艾。孤山馬常。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開。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整。范胡二壻。純粹僧儒。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闕族媼。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篋走汗。掇其緒餘。以質幽竊。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勦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徒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誣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

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勦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不敢勦。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勦。劾者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歲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瘞。

卷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浚而不窮也。得其所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諱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宋尙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尙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

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札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修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鑠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尙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有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旼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旼自爲龐。不知也。清旼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旼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旼事獨判官王礪。勅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卽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

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穎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尙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卽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警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眞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湜。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秘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其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

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隄，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邇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顯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涖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

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
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之
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
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昧吏君第
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昧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卽出道遇瘴
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
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
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
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
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
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
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
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
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
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棄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薨姦鉏疆以殖善柔

均之利澤深蒔平擾乃登祿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宿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今上卽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寢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銘銘曰
斬曠平竅幽密工相方史諷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

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或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興元府君尙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濬。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琦。試將作監主簿孫綬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燭而昌。艱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尙多顯服。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尙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祿。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尙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尙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

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誦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兮銘以哀之。

卷九十八

墓誌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

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誦公請己公故不誦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秘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僞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開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願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概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伸伸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

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雒。來闔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於君。播惠在毗。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晏。字寧極。陸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瞻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徒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秦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其逮。口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驛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辨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勞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圍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日葬君諱陶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祇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

人得用。未幾卽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卞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汝孫。大正大成。大亨大鈞。今尙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郭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躡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秦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壘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實。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眞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尙稱。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頡而陽陽。翼翼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

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慶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尙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暹。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置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開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尙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

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遺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縊。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櫛有松。有鬱其岡。不隲不窳。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贇。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侈。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忍貨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孳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栢縣灌源鄉。實李祐。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諡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於陸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瑋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絨右千牛衛將軍仲沂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尙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週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佐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尙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

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龐墓誌銘

公諱仲龐，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爲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尙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善，韓恭懿王諱元偃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唐州刺史、隰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厚重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謫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瑒、仲俶、仲誘、仲疋、仲醜、仲瑒、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變墓誌銘

君諱仲變。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殮。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尙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尙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有昭其明。有輝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卷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公諱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兒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臚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隨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顯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湮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

嘗形於喜慍。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尙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懇懇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貽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時。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勸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叢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懿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憊。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

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謹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綴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翺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顯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甥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觀開封府雍丘尉觀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觀官舍。寶元豐三年正月己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開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諱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禘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敍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鳴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緼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築葬母瘞銘斯石子闔余姓母氏惟陳敬敬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

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麗。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於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續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歎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實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謙。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尙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於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禭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

子博士嗣恭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誼爲尙書刑部郎中。韓縝爲侍御史。晁仲綽爲尙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僞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媿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靈。以相爲伯。帝曰。嗚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襲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伴仁鵬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尙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尙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尙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尙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尙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匱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

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魂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巖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泚泚諸孫。其實其葩。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續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卷一百

墓誌

鄧女墓誌銘

鄧女者。知鄧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僞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嬖墓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南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

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菲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祿。承。賈。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賈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閱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并序

尙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上下順治。自皇舅尙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

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迴。秦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遼。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適。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隋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適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榘榘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於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

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卽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尙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旣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尙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贊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在父母家。旣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尙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藪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耐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歎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灑。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忘。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闕門之西原。銘曰。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灝。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灝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灝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歎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閣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頌。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尙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泐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蕢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泐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說說。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泐用尙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泐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臯之陽。慶旣遺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攜丹。詒銘永久。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尙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素兮。容車之睨兮。歸於陵。哀歌以相挽兮。攜銘墻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尙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獨爲秘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諸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綴滲澀。館蠶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歎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袁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於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撓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矧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膠。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忽玩。惕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倦倦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畧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

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糶。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宥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假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倍刻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

而欲訓練州縣之士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挾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除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獨科賦。保

馬則獨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屬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郵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慙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睚眦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界邊。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闕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逞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以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蘇頌演嘗言官自借貸之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

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旣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旣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評議。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旣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與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殺。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塗。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執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顛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

多敵。嘗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寔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軀解擊，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圍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趨然蹄而斷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驕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膺。及橫議遽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旣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旣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愬，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眩之藥，政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

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綱繆。矚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發。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鬩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已日。乃乎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

人概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圯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猶存，不能不競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子所以重爲公慨也。此子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顯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汝明謹書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悉收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警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喟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詠。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矜。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肯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勸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子乞祀田。予旣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旣望。臨川縣知縣后學象山應雲鷺謹識。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集文生先川臨
册十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簡編印行

著作者
王安石

發
刷行
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
行所
各
商務印書館
埠

14887



14
1
9
31-10
10411

